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李聯第

東坡全集卷六十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三首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葢為光曾為亡母

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葢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况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别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静為福人臣以和

睦為恩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為保全之計實深為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

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台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顔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静皆臣愚惷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

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奬與之意則似不終

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

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黄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

施行

又貼黄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

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

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

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為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為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捃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如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

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

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

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

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㪷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

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

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桄

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

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

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

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為大

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為業百十為羣往來

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為他盜故略而不

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為盜或得

豪猾為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辨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葢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絶大悞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絶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殍亦有限

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洶洶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内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内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

闕絶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日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絶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

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中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趣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慜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黄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糴米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㪷七十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所濟不少其發運司

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
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
悞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
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彦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㫖左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
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静之士雖有過

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僉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彦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絶人者母性甚嚴遵彦甚宜其妻而母不恱遵彦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嵗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恱遵彦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

僚二年循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甞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

為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
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朦
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朦昧之譴臣聞賈易
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
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
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
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
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摇臺官安鼎

楊畏并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頼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其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

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僶俛行
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
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
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
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
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
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
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

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遹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惷無狀常

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名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

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
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
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
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
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為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
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
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
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

舉得正字今又為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𡢃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

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適亦來見臣云有
少事謁中丞臣知適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
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
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適説與君錫公所
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
惜之臣所令王適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
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
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

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為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别無情理者右臣既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

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個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盡將老

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葢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中内三件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潁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江陂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為開淘者平地築㟁如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滿溢横出之患所是田間横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㪷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啟閉甚無妨也

軾令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貫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
來地勢南傾流入頼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
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
今義修乃欲築岍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
一見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致
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
積久少助堤岍之費軾令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
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

綱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提刑李察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扶會其說而已別無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為民田或已起移為永業或租佃耕種

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産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
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
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道積水所致今來進士
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弭横流之患何不乞於府
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
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户别無詞訟兼亦陂塘既
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縻弊公私開三百
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

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别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産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别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輒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項畆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既决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其李密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輒見行相驗别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内諸水但

遇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為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歴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潁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況一八丈溝乎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潁州大水之時淮水比當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為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為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潁間

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陳潁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　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為陳患今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況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八丈溝行於北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

瀉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濶勢若建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為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況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

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為可開
曾肇陸佃朱勃以為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
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爭勝負
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
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
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
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
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

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潁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曽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否

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貼黃

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陰縣官吏只計料八丈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

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岍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至深十丈有畸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濶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下口必無壅遏

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

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為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黄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内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内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横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頴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濶二十餘里今量濶處

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黄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虚乃是適意欲淮面之濶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濶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以回

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内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為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為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

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

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

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

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

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

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

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利開六處計

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畆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
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内又看驗
得地性疎惡合用稍樁土薄水淺地脉沮洳開未
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為倒填車水興功
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
深溝面隨濶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
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

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内
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為陳潁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
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論之詳矣伏望聖
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即見八丈溝
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
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黄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船不

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户妄生異議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岍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潁人何緣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為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皐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内當來牓内只説欄截糴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曾聲説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悞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錄來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

州因始縣并朱皐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㪷不得攔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絶少斛㪷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㪷行人楊佶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具楊佶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粳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敕諸興販斛㪷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

諸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
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為官糴上供粳米違條禁
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納力勝稅錢於官並
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㪷
不肯出糶致餓損人戶為害不少今來淮南官吏又襲
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州城市闕米農民
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即人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

臣奏及開坐敕條指揮淮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興販斛㪷過淮并勘會轄下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為光州固始縣朱皐鎮官吏違條禁止本

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楊信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

奏聞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仍乞勘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皐鎮等處放行斛㪷其提轉州縣並不回報依應施行惟朱皐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

揮出榜云如有細民過度回運米斛不滿一碩即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分捉拽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一貫其所捉到米數却勾欄前來於本縣元糴處出糶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方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此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為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糴到

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皐鎮立賞勾欄不令過
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户皆言有田在光州
界内今年為潁州米貴各令人於本庄取米納稅供家
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
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勑條明出牓示禁絶隣路餱糧
即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
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
條立賞閉糴驚動人户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能沈

起首行此事致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既欲收糴官米自合依市直立定優價則人户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牓示嚴刑重賞令人提拽勾欄收糴顯是强買人物為國斂怨無甚如此况提刑司明知編勑雖遇災傷不得禁止販賣斛㪷乃敢公出牓示立賞禁絶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絶其餱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户本家庄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

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
寧違朝廷編敕條貫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
詳酌早賜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東坡全集卷六十

東坡全集卷六十一

宋 蘇軾 撰

奏議五首

乞賜度牒糴斛㪷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挾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牓立賞不許米斛過淮

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煎榆皮及用糠麸雜馬齒莧煮食兼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家霍邱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贓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逋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鬬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

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潁河界縱不能為大害但饑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葢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張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别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

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一勘會本州常平斛𣂁見管粳米三萬四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𣂁計一百一十八文有畸菉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𣂁計七十二文有畸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𣂁計五十四文有畸上件三色並係元糴高價縱依條量減出糶亦未能大段平減市價兼流民轉徙失所必無錢收買官米雖依條許借貸人戶又緣流民既非土

著將來無緣催索又條許常平斛㪷名募饑民工役及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臣今相度不惟饑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為工役又緣常平斛㪷本法元只用糶糴以準平市價若將名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是有出無收今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時而盡臣知杭州日為見浙西饑饉全賴常平糶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屢曾奏乞立

法常平錢米只許糶糴外不得支用雖蒙施行所有本州見管常平斛㪷臣終不敢以流民之故輒乞費用留以準備來春斛㪷翔貴時出糶以濟本州百姓

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過檢坐常平條貫量減價出糶及名募饑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數行下皆是空文無益實事乞自朝廷詳酌特賜裁處

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名募饑民工役雖

有減耗卻將官剩息錢補填今來常平官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深為可惜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又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㪷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㪷六十文菉豆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㪷五十五文粟米三百餘石估定每豆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㪷六十文淮條

許估定價例出糶除勘會本州軍糧粳米年計不足令將轉運司錢兌糴上件封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菉豆粟米豌豆可以奏請擘畫錢物盡數兌糴准備賑流流民

貼黄所有逐色估定價例並是在市實直如蒙施行乞依今來估定價例兌買

右臣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災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携幼坌集境内理

難斥遣若飢羸道路臭穢薰烝民同被災疫之害弱者

既轉溝壑則彊者必聚為寇盗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

委臣出賣將錢糴買前件小麥粟米菉豆豌豆四色封

樁斛㪷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

民自當封樁度牒價錢别聽朝廷指揮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黄臣若不預作擘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應辦若

不密切奏論至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飢民併來本州

官物有限中路闕絶則死者必衆反為深害所以今來親書奏狀貴免泄漏臣以目昏書寫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貼黄臣所奏濠壽等州災傷盜賊次第問得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州各有檢放賦税元未奏陳致朝廷不信臣言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例皆諱言災傷只如今年蘇湖水災可為至甚而臺官賈易等猶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蘇

州積水未退尚土城門而知州黄履已奏秋種有望似此蒙蔽習以成風伏望聖慈試採臣言過作凖備則一方幸甚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奬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為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尹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以捕盜官吏闘敵是時朝廷

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以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改前非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劫人户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僥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攝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諲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内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打劫皆用金貼紙甲其餘兵仗

弓弩並全累次與捕盜官吏鬬敵內一次射殺弓手兼
近日壽州界內强賊甚多打劫魏家謝解元施助教等
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刼人其尹遇等聞
之即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
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其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
幹自出家財募人告緝知得逐賊窟穴去處內陳興鄭
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邱縣開順埸尹遇一名在壽州
霍邱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

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為桀黠難捕又其窟穴離州界最遠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殺一馬直方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彀弓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賊內陳興鄭饒李

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廓鄉村人戸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説逐賊凶惡多年為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減死刺配即須走回嘯聚為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甚衆所憂畏若不以時捕獲因之以饑饉必為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須為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一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

數饑寒之民號為刼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典而直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決方略之臣無所勸激矣須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師衆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今來李直方為見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為宿奸老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須至躬親出界捕捉是致後獲既是尹遇須至躬行則陳典等三人須至差人無由躬親若使

直方先為身謀即須躬親先往近處捕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内捕尹遇一名即却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除惡為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專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獲陳興等三人遂與上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顯是該說不盡伏望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為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奪則有司

須至執文計析毫釐直方無由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
聖恩體念尹遇等若不以時捕獲必為嘯聚羣寇而直
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朝廷
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勘會臣見今如法合轉朝
散郎情願乞不改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奬縁直
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别而行若萬一
為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
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有

以使人不為空言無實者於臣亦為莫大之幸且免後人援例庶朝廷易為施行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黄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遇等結案了奏聞又恐朝廷未盡以臣言為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凶惡之實與直方捐軀奮激之狀故及逐賊未死聞奏庶可以覆按施行僥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强賊人管四是管三弟此二賊欲得遠近畏

服故詐稱二人姓名

又貼黄奏為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强惡賊人乞依

編敕第三等酬賞候敕旨

乞賜光梵寺額狀

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奏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

身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

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

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穎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時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具述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無所祈禱境内諸廟未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為言臣即遣人齋香禱請登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願乞敷奏乞一勑額庶幾永遠不致廢壞須至

奏乞者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勅額如蒙開允以光梵為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薦宗室令時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徳為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名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

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
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
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
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
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
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
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
耳臣伏見承議郎僉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

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葢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名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兹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

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筆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盗用及雖有侵盗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亦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

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

欣然當日有所得而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衆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衆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己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葢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

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戸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戸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税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税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税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

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

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

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勑節文應實封投狀承買場務第五界己後見欠未納淨利過日錢亦許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促上件條貫止為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最小一界錢數豁除見欠其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只勒見開沽人認納過日錢數者即無由分界得見小數所以不該上條除放朝廷為見無人承買場務比之有人承買者尤為敗闕不易送納反不該上

條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頒條貫內别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交割者且令依舊認納課例及過日錢若委因事敗闕或一年無人投狀承買經縣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具減定錢數出榜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榜限滿又無人投狀依前再減出榜若減及五分以上無人投狀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

再減節次依前出榜如減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即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權倚閣訖奏自界滿後至倚閣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寛厚敕語詳備應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斂為心又不細詳條貫所以請處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納指揮其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

數送納條貫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既云自界滿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即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既已見得臨停閉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為定臣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敗闕無人承買場務係是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

為額催納內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即依上條各
以當限所減定錢數為額催納以上如有欠負即
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如已納過無欠負者即
給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路亦有似
此施行未盡處乞聖旨備録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以前見欠鹽
鹽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冐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
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者並特與

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斛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内四十九貫石係大赦已前欠負逃移臣已指揮本州依上件朝旨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處催理不免逐時行下鄉村勘會虛有搔擾臣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但見今逃移無處催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

除放

貼黄勘會上件朝旨經隔二年不為除放臣今來方始施行深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蠶鹽和買青苗錢逃移人户合依聖旨除放而官吏不為施行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熙寧編敕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産業雖已估計陪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即給還

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
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産業雖欠人有欺
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熙寧新法亦許准折
欠數數足便還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内兩浙轉
運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
官司催逼緊急却便乞依條將産業在官拘收子
例折還係元抵田産物業逐年所出花利微細卒
填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係人户情願

實封投狀抱認句當其課利依條自合逐月送納即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官物陪填事體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敕内刪去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八字因此立法諸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者其産業估納入官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納錢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法係十保干係人産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産子利准折欠數通計賞足給還抵産其以前欠負並

准此内剩納過錢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稅并淤納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并係人戶以請官本不合一例除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内即無見欠

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催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稅沿納錢物後來尚書戸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蠶鹽錢絹和預買紬絹等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内蠶鹽錢絹一事鹽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十文五分足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鹽

納錢者每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北元價買鹽每斤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乘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即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户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絹既為有官本難議除放即合據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

臣已指揮本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為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㫖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户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續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鄭州張璪劄子奏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諸路人户見欠市易錢二

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臣自到州契勘得本州舊
係開封府界管城縣日本縣市易抵當所於元豐
二年五月以後節次准市易上界牒准太府寺牒
支降到疋帛散茶令搭息出賣其本州自合依條
許人戶用物貨等抵請及見錢變易本所却賒賣
與人戶仍不曾結保致有二百九十八戶除納外
共拖欠下官錢計一千九百餘貫文雖契勘得逐
戶名下見欠各只是二百貫以下本州為是元管

句官司違法賒散不依太府寺搭息出賣指揮致
人戶亦不曾用物貨抵請即與市易舊法許人結
保賒請金銀物帛見欠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
引用赦敕除放係上件人戶所欠物帛價錢本因
官吏違法賒過其人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
慈矜卹特許依赦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戶部
看詳住罷賒請後來違法賒散過錢物并府界縣
分人戶抵當虧本糯米各與未罷已前依條賒請

事體不同今勘當難以依赦除放都省批狀依戶部所申文續准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勑勘會內外見欠市易非違法賒請人戶已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放其外路係違法者即不該除放切緣本因官司違法賒賣令來人戶若不量與蠲放顯見獨不霑恩須議指揮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戶部指揮諸路契勘官私違法除放人戶許將息罰充折外見欠錢二十貫文已下者並與除放

又續准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轉運司牒准尚書
戸部符據淮南轉運司狀契勘本路市易欠錢除
依條賒借并元係經官司違法賒欠已依上項赦
敕朝旨施行外縁有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
朝旨住罷賒借以前并以後有人戸於市易務差
出計置變易句當人等頭下賒借錢物見欠不及
二百貫及二十貫以下今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
六日明堂赦敕止言市易欠錢人戸見欠二百貫

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亦
止言官司違法賒借見欠二十貫文以下險放今
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出句當人等頭下
賒欠本司疑慮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本部看詳
明堂赦云内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
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法私放人戶許
將息罰充折外見欠二十貫以下除放即無似此
窠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依前後

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違誤臣今看詳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内外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元不分別人戸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亦不拘限官司依條賒賣或違法俵散及有無抵當結保搭息不搭息之類但係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無疑慮切原聖意葢為市易務錢本緣奸臣貪功希賞設法陷民赤子無知為利

所罔故於即位改元躬祀明堂始見上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既知小民為官法所陷何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然是時欠負窮民無不鼓舞涕泣銜荷恩德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强生支節析文破敕妄作申請致有上項續降聖旨及都省批狀指揮應官司違法賒借者止放二十貫以下其於差出句當人名下賒請者並不除放一

文使宗祀赦文反為虛語非獨失信於民亦為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為朝廷惜此但知計析錐刀之末實可痛愍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以下豈有却詐刻薄臣寮出意阻難追改不行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為欠錢之人詐立私下賒買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不為無理今來

歲月已久人户各蒙監催枷錮鞭撻困苦理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求訴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户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為人分減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户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不以官私違法不違法及人户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復收窮困垂死之民稍實宗祀赦書之語以荅天人之意

一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工項指揮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分別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閣之數聖恩寛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納之吝别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略云本部看詳人戶見催逐年拖欠下

夏秋租税贓賞課利省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因
災傷許分料展閣理納之數自不該上條致尚書
省八月三日批狀指揮依所申施行即不曾别取
聖旨臣甞謂二聖即位已來所行寛大之政多被
有司巧說事理務為艱閡使已出之令不盡施行
屯膏反汗皆此類也兼檢會元祐敕節文諸災傷
倚閣租税至豐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
足而又遇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

二十五日聖旨指揮雖分為十料比舊稍寬又却
闕
衡改前後分料展閣指揮即雖遇災傷亦須催
納水旱之民當年租賦尚不能輸豈能更納舊欠
顯是縁此指揮反更不易欲望特降聖旨應諸般
欠負並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
分十料施行仍遇災傷依元祐敕權住催理内人
户拖欠兩税不係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
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所有户部

申明都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黄議者必謂若如此施行今後百姓皆不肯依限送納兩税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編敕明有催税末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衙替録事司户與小處差遣典押勒停孔目管押官降資條貫至重誰敢違慢若非災傷之歳檢放不盡實者何縁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須得併催則人户惟有逃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具奏
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所格沮使
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
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
創為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
曰積欠鹽錢聖旨已許止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
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
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户以產當

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論奏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工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

九日備錄元狀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楊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為先務不復以恤民為意蓋亟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備錄令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

自逐司選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見催諸般欠負利名戶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録應係見行欠負敕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內看詳了絶內依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絶如此則朞年之閒疲民尚有生望富室

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羡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臣身
遠言深罪當萬死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黄本州近准轉運司牒坐准戸部符臣寮上言去
歲災傷人戸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恵養助之蘇
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稅元只收三二
分已下者係本戸已是七八分災傷令來若納錢尚
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

戶亦乞特與減免三分外若猶有欠并工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料送納其言至切尋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却只檢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赦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貫應破詔㫖其臣寮所乞放免寛減事件元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即戶部必無施行之理

又貼黄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慈少輟清閑之頃特賜詳覽

又貼黄准條檢放災傷税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令佐同檢即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臣在潁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虚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為見所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

五分支破貧糧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既流之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

又貼黄京司所置局因令看詳畿内欠負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范世業

東坡全集卷六十二

宋 蘇軾 撰

奏議八首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

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竊覩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朞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為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既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欠積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

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詳看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日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數目經涉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饑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

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膳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腊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方拯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覿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

猶為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愁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

相屬令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别賜指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痏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寛此

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禄為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葢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為治也自有刑罰以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為臣子皆當為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為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

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令執政不留意於揀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為治也耶令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斟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强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令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税錢一萬貫而能使六百萬石上供斛㪷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

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為

妄即乞並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二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剏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

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吴尭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寛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黄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令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

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吴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寛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

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内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

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輙問之於吏下有闕文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㫖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

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茍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旣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

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縁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㪷子乞覽綱梢錢物以致欠

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𣵀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𣵀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晝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𣵀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容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𣵀若不受賂必無寛剩𣵀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容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

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
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
倉法亦無令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
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
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
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
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
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

示令後更不得以隨船為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税務官吏為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税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剥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

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栰到岸檢納稅錢毋有違

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鏁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貌

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遲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為家既免拆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攔無由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

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畧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葢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徵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縁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

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斗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斗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斗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斗面兵梢

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鬪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者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減刻隅落為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許諸色人告捉構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為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類費用浩

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刦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一萬貫使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罷轉般倉蚪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内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蚪子倉法并乞揚州轉般倉蚪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令來揚州轉般倉蚪

子四十人並曾詣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雖且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𣁾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𣁾子漸次星散别行召募必是費力兼恐多是浮浪輕犯重法之人愈見敗壞綱運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廷詳酌先次施行廢罷轉般倉𣁾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𣁾子四十人為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𣁾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敕陜西轉運司奏准敕節文賣鹽幷酒稅務增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趣辦課利戶部狀欲依本司所乞並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賣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

攔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者右臣聞之管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搢紳士人公卿胄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掊斂刻剝與專攔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

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為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即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仍乞詳察上件條貫於稅務施行尤為害物先賜廢罷況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明備不待此條方為勸奬臣

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户買撲土産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致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虐害臣既親被詔旨輒敢仰緣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

行此一事則朞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
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
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斛子倉法及
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
責以虧羸而為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
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羸而為之賞罰蓋發運
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為額也
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

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般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斗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為額而發運司獨不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為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毫以定殿罰則發運司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畧有五一曰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裝不公二曰諸倉專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

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欺綱梢於百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為勾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為廨宇常在

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毫為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有大益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檢搘

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立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為害今若依編勅放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坌集於京師回路貨物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簇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撿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利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即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趂

辦上項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敇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即係官監醋務本庫願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酤賣到錢外除糟米本分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數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即顯是敇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

實為都會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遝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八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絶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眞泗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況令現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㪷不過五十文足自元祐四年後來每㪷不下八九十文足本州之費一切用酒准折又難為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接送知州實為頻數用度不貲是致積年諸般逋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歳月愈深

積數逾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有陳乞則
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
來亦不敢輒乞增添額錢及蠲放欠負只乞檢會見行
條貫并當日元定額錢因依既是於係省官醋務錢內
撥二千五百貫元額錢即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
課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用
如此即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藩事體不致大段衰削
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八路口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黄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利可收須至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

體訪得本州見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係臣前任部内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以須至奏陳謹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户靳淙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狀乞改零壁鎮為縣却准轉運使趙偁狀稱看詳得元只是本鎮官有勢力人户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依舊為鎮後來有轉運使

張修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欲置縣仍取得
本鎮人户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
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户出辦
上件錢物深為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
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
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
用不足看詳始議置縣只為本鎮居民曾被驚刼
及人户輸納詞訟去縣稍遠然未置縣時本鎮已

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員專領本鎮烟火盜賊别有監務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在本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至符離縣一百二十里至蘄縣一百里即非地遠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豪民靳琮等私自為計却使近下人户一時出錢深為不便

一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

平百餘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為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為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取來年春興工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

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況宿州土脉踈惡若不用磚砌甃隨即頽毁若待五年畢工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又七十省錢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其間一事深害仁政縁今來踏逐外城基地合起遣人户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擘畫改葬若家貧

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殁已上並有公案可以覆驗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構築廨宇略已見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内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蓋了當其人户未納到錢數均乞與放免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東坡全集卷六十二